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
第八十三回 心猿識得丹頭 姹女還歸本性

卻說三藏著妖精送出洞外，沙和尚近前問曰：「師父出來，師兄何在？」八戒道：「他有算計，必定貼換師父出來也。」三藏用手指著妖精道：「你師兄在他肚裡哩。」八戒笑道：「腌臢殺人。在肚裡做甚？出來罷。」行者在裡邊叫道：「張開口，等我出來。」那怪真個把口張開。行者變得小小的，爪在咽喉之內，正欲出來，又恐他無理來咬，即將鐵棒取出，吹口仙氣，叫：

「變！」變作個棗核釘兒，撐住他的上脖子，把身一縱，跳出口外，就把鐵棒順手帶出，把腰一躬，還是原身法像，舉起棒來就打；那妖精也隨手取出兩口寶劍，叮噹架住。兩個在山頭上這場好殺：雙舞劍飛當面架，金箍棒起照頭來。一個是天生猴屬心猿體，一個是地產精靈姹女骸。他兩個，恨沖懷，喜處生仇大會咳。那個要取元陽成配偶，這個要戰純陰結聖胎。棒舉一天寒霧漫，劍迎滿地黑塵篩。因長老，拜如來，恨苦相爭顯大才。水火不投母道損，陰陽難合各分開。兩家鬥罷多時節，地動山搖樹木摧。

八戒見他們賭鬥，口裡絮絮叨叨，返恨行者，轉身對沙僧道：「兄弟，師兄胡纏。才子在他肚裡，掄起拳來，送他一個滿肚紅，巴開肚皮鑽出來，卻不了帳？怎麼又從他口裡出來，卻與他爭戰，讓他這等猖狂？」沙僧道：「正是。卻也虧了師兄深洞中救出師父，返又與妖精廝戰。且請師父自家坐著，我和你各持兵器，助助大哥，打倒妖精去來。」八戒擺手道：「不不不，他有神通，我們不濟。」沙僧道：「說那裡話，都是大家有益之事，雖說不濟，卻也放屁添風。」

那獸子一時興發，掣了釘耙，叫聲：「去來。」他兩個不顧師父，一齊駕風趕上，舉釘耙，使寶杖，望妖精亂打。那妖精戰行者一個已是不能，又見他二人，怎生抵敵，急回頭，抽身就走。行者喝道：「兄弟們趕上。」那妖精見他們趕得緊，即將右腳上花鞋脫下來，吹口仙氣，念個咒語，叫：「變！」即變作本身模樣，使兩口劍舞將來；將身一幌，化一陣清風，徑直回去。這番也只說戰他們不過，顧命而回，豈知又有這般樣事！也是三藏災星未退，他到洞門前牌樓下，卻見唐僧在那裡獨坐，他就近前一把抱住，搶了行李，咬斷韁繩，連人和馬，復又攝將進去不題。

且說八戒閃個空，一耙把妖精打落地，乃是一隻花鞋。行者看見道：「你這兩個獸子，看著師父罷了，誰要你來幫甚麼功？」八戒道：「沙和尚，如何麼？我說莫來。這猴子好的有些夾腦風，我們替他降了妖怪，返落得他生報怨。」行者道：「在那裡降了妖怪？那妖怪昨日與我戰時，使了一個遺鞋計哄了。你們走了，不知師父如何，我們快去看看。」

三人急回來，果然沒了師父，連行李、白馬一並無蹤。慌得個八戒兩頭亂跑，沙僧前後跟尋，孫大聖亦心焦性燥。正尋覓處，只見那路傍邊斜擱著半截兒韁繩。他一把拿起，止不住眼中流淚，放聲叫道：「師父啊，我去時辭別人和馬，回來只見這些繩。」正是那：見鞍思俊馬，滴淚想親人。八戒見他垂淚，不禁仰天大笑。行者罵道：「你這個夯貨，又是要散火哩？」八戒又笑道：「哥啊，不是這話，師父一定又被妖精攝進洞去了。常言道：『事無三不成。』你進洞兩遭了，再進去一遭，管情救出師父來也。」行者揩了眼淚道：「也罷，到此地位，勢不容己，我還進去。你兩個沒了行李、馬匹耽心，卻好生把守洞口。」

好大聖，即轉身跳入裡面，不施變化，就將本身法相。真是個：

古怪別腮心裡強，自小為怪神力壯。
高低面賽馬鞍轡，眼放金光如火亮。
渾身毛硬似鋼針，虎皮裙繫明花響。
上天撞散萬雲飛，下海混起千層浪。
當天倚力打天王，擋退萬八千將。
官封大聖美猴精，手中慣使金箍棒。
今日西天任顯能，復來洞內扶三藏。

你看他停住雲光，徑到了妖精宅外。見那門樓門關了，不分好歹，掄鐵棒一下打開，闖將進去。那裡還靜悄悄，全無人跡。東廊下不見唐僧。亭子上桌椅，與各處家火，一件也無。原來他的洞裡週圍有三百餘里，妖精窠穴甚多。前番攝唐僧在此，被行者尋著；今番攝了，又怕行者來尋，當時搬了，不知去向。惱得這行者跌腳捶胸，放聲高叫道：「師父啊，你是個晦氣轉成的唐三藏，災殃鑄就的取經僧。噫！這條路且是走熟了，如何不在？卻教老孫那裡尋找也？」正自吆喝燥爆之間，忽聞得一陣香風撲鼻，他回了性道：「這香煙是從後面飄出，想是在後頭哩。」拽開步，提著鐵棒，走將進去看時，也不見動靜。只見有三間倒坐兒，近後壁卻鋪一張龍吞口雕漆供桌，桌上有一個大流金香爐，爐內有香煙馥郁。那上面供養著一個大金字牌，牌上寫著「尊父李天王之位」；略次些兒，寫著「尊兄哪吒三太子位」。行者見了，滿心歡喜，也不去搜妖怪，找唐僧，把鐵棒掄作個繡花針兒，插在耳朵裡，掄開手，把那牌子並香爐拿將起來，返雲光，徑出門去。至洞口，唏唏哈哈，笑聲不絕。

八戒、沙僧聽見，掣放洞口，迎著行者道：「哥哥這等歡喜，想是救出師父也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不消我們救，只問這牌子要人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啊，這牌子不是妖精，又不會說話，怎麼問他要人？」行者放在地下道：「你們看。」沙僧近前看時，上寫著「尊父李天王之位」、「尊兄哪吒三太子位」。沙僧道：「此意何也？」行者道：「這是那妖精家供養的。我闖入他住居之所，見人物俱無，惟有此牌。想是李天王之女，三太子之妹，思凡下界，假扮妖邪，將我師父攝去。不問他要人，卻問誰要？你兩個且在此把守，等老孫執此牌位，徑上天堂玉帝前告個御狀，教天王爺兒們還我師父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啊，常言道：『告人死罪得死罪。』須是理順，方可為之。況御狀又豈是可輕易告的？你且與我說，怎的告他？」行者笑道：「我有主張：我把這牌位、香爐做個證見，另外再備紙狀兒。」八戒道：「狀兒上怎麼寫？你且念念我聽。」行者道：

「告狀人孫悟空，年甲在牒，係東土唐朝西天取經僧唐三藏徒弟。告為假妖攝陷人口事：今有托塔天王李靖同男哪吒太子，閨門不謹，走出親女，在下方陷空山無底洞變化妖邪，迷害人命無數。今將吾師攝陷曲處之所，渺無尋處。若不狀告，切思伊父子不仁，故縱女氏成精害眾。伏乞憐准，行拘至案，收邪救師，明正其罪，深為恩便。有此上告。」

八戒、沙僧聞其言，分歡喜道：「哥啊，告的有理，必得上風。切須早來；稍遲恐妖精傷了師父性命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快，我快，多時飯熟，少時茶滾就回。」

好大聖，執著這牌位、香爐，將身一縱，駕祥雲，直至南天門外。時有把天門的大力天王與護國天王見了行者，一個個都控背躬身，不敢攔阻，讓他進去。直至通明殿下，有張、葛、許、丘四大天師迎面作禮道：「大聖何來？」行者道：「有紙狀兒，要告兩個人哩。」天師吃驚道：「這個賴皮，不知要告那個？」無奈，將他引入靈霄殿下啟奏，蒙旨宣進。行者將牌位、香爐放下，朝上禮畢，將狀子呈上。葛仙翁接了，鋪在御案。玉帝從頭看了，見這等這等，即將原狀批作聖旨，宣西方長庚太白金星領旨，到雲樓宮宣托塔李天王見駕。行者上前奏道：「望天主好生懲治；不然，又別生事端。」玉帝又吩咐：「原告也去。」行者道：「老孫也去？」四天師道：「萬歲已出了旨意，你可同金星去來。」

行者真個隨著金星，縱雲頭，早至雲樓宮。原來是天王住宅，號雲樓宮。金星見宮門首有個童子侍立。那童子認得金星，即入裡報道：「太白金星老爺來了。」天王遂出迎迓。又見金星捧著旨意，即命焚香。及轉身，又見行者跟入，天王即又作怒。你道他作怒為何？當年行者大鬧天宮時，玉帝曾封天王為降魔大元帥，封哪吒太子為三壇海會之神，帥領天兵，收降行者，屢戰不能取勝。還是五百年前敗陣的仇氣，有些惱他，故此作怒。他且忍不住道：「老長庚，你責得是甚麼旨意？」金星道：「是孫大聖告你的狀子。」那天王本是煩惱，聽見說個「告」字，一發雷霆大怒道：「他告我怎的？」金星道：「告你假妖攝陷人口事。你焚了

香，請自家開讀。」那天王氣呼呼的設了香案，望空謝恩。拜畢，展開旨意看了，原來是這般這般，如此如此，恨得他手撲著香案道：「這個猴頭，他也錯告我了。」金星道：「且息怒。現有牌位、香爐在御前作證，說是你親女哩。」天王道：「我止有三個兒子，一個女兒。大小兒名金吒，侍奉如來，做前部護法；二小兒名木叉，在南海隨觀世音做徒弟；三小兒名哪吒，在我身邊，早晚隨朝護駕。一女年方七歲，名貞英，人事尚未省得，如何會做妖精？不信，抱出來你看。這猴頭著實無禮。且莫說我是天上元勳，封受先斬後奏之職，就是下界小民，也不可誣告。律云：『誣告加三等。』」叫手下：「將縛妖索把這猴頭捆了。」那庭下擺列著巨靈神、魚肚將、藥叉雄帥，一擁上前，把行者捆了。金星道：「李天王莫闖禍啊。我在御前同他領旨意來宣你的人，你那索兒頗重，一時捆壞他，閣氣。」天王道：「金星啊，似他這等詐偽告擾，怎該容他？你且坐下，待我取砍妖刀砍了這個猴頭，然後與你見駕回旨。」金星見他取刀，心驚膽戰，對行者道：「你幹事差了。御狀可是輕易告的？你也不訪的實，似這般亂弄，傷其性命，怎生是好？」行者全然不懼，笑吟吟的道：「老官兒放心，一些沒事。老孫的買賣，原是這等做，一定先輸後贏。」

說不了，天王掄過刀來，望行者劈頭就砍。早有那三太子趕上前，將斬妖劍架住，叫道：「父王息怒。」天王大驚失色。

噫！父兒子以劍架刀，就當喝退，怎麼返大驚失色？原來天王生此子時，他左手掌上有個「哪」字，右手掌上有個「吒」字，故名哪吒。這太子三朝兒就下海淨身闖禍，踏倒水晶宮，捉住蛟龍要抽筋為條子。天王知道，恐生後患，欲殺之。哪吒奮怒，將刀在手，割肉還母，剔骨還父，還了父精母血。一點靈魂，徑到西方極樂世界告佛。佛正與眾菩薩講經，只聞得幢幡寶蓋有人叫道：「救命！」佛慧眼一看，知是哪吒之魂，即將碧藕為骨，荷葉為衣，念動起死回生真言，哪吒遂得了性命。運用神力，法降九六洞妖魔，神通廣大。後來要殺天王，報那剔骨之仇。天王無奈，告求我佛如來。如來以和為尚，賜他一座玲瓏剔透舍利子如意黃金寶塔。那塔上層層有佛，豔豔光明。喚哪吒以佛為父，解釋了冤仇。所以稱為托塔李天王者，此也。今日因閑在家，未曾托著那塔，恐哪吒有報仇之意，故嚇個大驚失色。

卻即回手，向塔座上取了黃金寶塔，托在手間，問哪吒道：「孩兒，你以劍架住我刀，有何話說？」哪吒棄劍叩頭道：「父王，是有女兒在下界哩。」天王道：「孩兒，我只生了你姊妹四個，那裡又有個女兒哩？」哪吒道：「父王忘了？那女兒原是個妖精。三百年前成怪，在靈山偷食了如來的香花寶燭，如來差我父子天兵，將他拿住。拿住時，只該打死，如來吩咐道：『積水養魚終不釣，深山喂鹿望長生。』當時饒了他性命。積此惡念，拜父王為父，拜孩兒為兄，在下方供設牌位，侍奉香火。不期他又成精，陷害唐僧，卻被孫行者搜尋到巢穴之間，將牌位拿來，就做名告了御狀。此是結拜之恩女，非我同胞之親妹也。」天王聞言，悚然驚訝道：「孩兒，我實忘了。他叫做甚麼名字？」太子道：「他有三個名字：他的本身出處，喚做金鼻白毛老鼠精；因偷香花寶燭，改名喚做半截觀音；如今饒他下界，又改了，喚做地湧夫人是也。」

天王卻才省悟，放下寶塔，便親手來解行者。行者就放起刁來道：「那個敢解我？要便連繩兒擡去見駕，老孫的官事才贏。」慌得天王手軟，太子無言，眾家將委委而退。那大聖打滾撒賴，只要天王去見駕。天王無計可施，哀求金星說個方便。金星道：「古人云：『萬事從寬。』你幹事忒緊了些兒，就把他捆住，又要殺他。這猴子是個有名的賴皮，你如今教我怎的處？若論你令郎講起來，雖是恩女，不是親女，卻也晚親義重，不拘怎生折辨，你也有個罪名。」天王道：「老星怎說個方便，就沒罪了。」金星道：「我也要和你們，卻只是無情可說。」天王道：「你把那奏招安授官銜的事，說說他也罷了。」真個金星上前，將手摸著行者道：「大聖，看我薄面，解了繩好去見駕。」行者道：「老官兒，不用解，我會滾法，一路滾就滾到也。」金星笑道：「你這猴忒恁寡情。我昔日也曾有些恩義兒到你，我這些些事兒，就不依我？」行者道：「你與我有甚恩義？」金星道：「你當年在花果山為怪，伏虎降龍，強消死籍，聚群妖大肆猖狂，上天欲要擒你，也是老身力奏，降旨招安，把你宣上天堂，封你做弼馬溫。你吃了玉帝仙酒，後又招安，也是老身力奏，封你做『齊天大聖』。你又不守本分，偷桃盜酒，竊老君之丹，如此如此，才得個無減無生。若不是我，你如何得到今日？」行者道：「古人說得好：『死了莫與老頭兒同墓。』乾淨會揭挑人。我也只是做弼馬溫，鬧天宮罷了，再無甚大事。也罷，也罷，看你老人家面皮，還教他自己來解。」天王才敢向前，解了縛，請行者著衣上坐，一一上前施禮。

行者朝了金星道：「老官兒，何如？我說先輸後贏，買賣兒原是這等做。快催他去見駕，莫誤了我的師父。」金星道：「莫忙，弄了這一會，也吃鍾茶兒去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吃他的茶，受他的私，賣放犯人，輕慢聖旨，你得何罪？」金星道：「不吃茶，不吃茶。連我也賴將起來了。李天王，快走，快走。」天王那裡敢去，怕他沒的說做有的，放起刁來，口裡胡說亂道，怎生與他折辨？沒奈何，又央金星，教說方便。金星道：「我有一句話兒，你可依我？」行者道：「繩網刀砍之事，我也通看你面，還有甚話？你說，你說。說得好，就依你；說得不好，莫怪。」金星道：「一日官事□日打。你告了御狀，說妖精是天王的女兒，天王說不是，你兩個只管在御前折辨，反復不已。我說天上一日，下界就是一年。這一年之間，那妖精把你師父陷在洞中，莫說成親，若有個喜花下兒子，也生了一個小和尚兒，卻不誤了大事？」行者低頭想道：「是啊，我離八戒、沙僧，只說多時飯熟、少時茶滾就回，今已弄了這半會，卻不遲了？老官兒，既依你說，這旨意如何回繳？」金星道：「教李天王點兵，同你下去降妖，我去回旨。」行者道：「你怎麼樣回？」金星道：「我只說原告脫逃，被告免提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好啊，我倒看你面情罷了，你倒說我脫逃。教他點兵在南天門外等我，我即和你回旨繳狀去。」天王害怕道：「他這一去，若有言語，是臣背君也。」行者道：「你把老孫當甚麼樣人？我也是個大丈夫，『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』，豈又有污言頂你？」天王即謝了行者。行者與金星回旨。天王點起本部天兵，徑出南天門外。

金星與行者回見玉帝道：「陷唐僧者，乃金鼻白毛老鼠成精，假設天王父子牌位。天王知之，已點兵收怪去了，望天尊赦罪。」玉帝已知此情，降天恩免究。行者即返雲光，到南天門外，見天王、太子佈列天兵等候。噫！那些神將風滾滾，霧騰騰，接住大聖，一齊墜下雲頭，早到了陷空山上。

八戒、沙僧眼巴巴正等，只見天兵與行者來了。馱子迎著天王施禮道：「累及，累及。」天王道：「天蓬元帥，你卻不知。只因我父子受他一炷香，致令妖精無理，困了你師父。來遲莫怪。這個山就是陷空山了？但不知他的洞門還向那邊開？」行者道：「我這條路且是走熟了，只是這個洞叫做個無底洞，周圍有三百餘里，妖精窠穴甚多。前番我師父在那兩滴水的門樓裡，今番靜悄悄，鬼影也沒個，不知又搬在何處去也。」天王道：「任他設盡千般計，難脫天羅地網中。到洞門前再作道理。」大家就行。咦！約有□餘里，就到了那大石邊。行者指那缸口大的門兒道：「兀的便是也。」天王道：「『不入虎穴，安得虎子。』誰敢當先？」行者道：「我當先。」三太子道：「我奉旨降妖，我當先。」那馱子便莽撞起來，高聲叫道：「當頭還要我老豬。」天王道：「不須囉嗦，但依我分擺：孫大聖和太子同領著兵將下去，我們三人在口上把守，做個裡應外合，教他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才顯些些手段。」眾人都答應了一聲：「是。」

你看那行者和三太子領了兵將，望洞裡只是一溜。駕起雲光，擡頭一望，果然好個洞啊：

依舊雙輪日月，照般一望山川。珠淵玉井暖殘煙。更有許多堪羨。

疊疊朱樓畫閣，巍巍赤壁青田。三春楊柳九秋蓮。兀的洞天罕見。

頃刻間，停住了雲光，徑到那妖精舊宅。挨門兒搜尋，吃吃喝喝，一重又一重，一處又一處，把那三百里地，草都踏光了，那見個妖精？那見個三藏？都只說：「這孽畜一定是早出了這洞，遠遠去哩。」那曉得他在那東南黑角落上，望下去，另有個小洞。洞裡一重小小門，一間矮矮屋，盆栽了幾種花，簷傍著數竿竹，黑氣氤氳，暗香馥馥。老怪攝了三藏，搬在這裡，逼住成親。只說行者再也找不著，誰知他命合該休。那些小怪在裡面，一個個齊聲嘈嘈，挨挨簇簇。中間有個大膽些的，伸起頸來，望洞外略看一看，一頭撞著個天兵，一聲嚷道：「在這裡！」那行者惱起性來，捻著金箍棒，一下闖將進去。那裡邊窄小，窩著一窟妖精。三太子縱起天兵，一齊擁上，一個個那裡去躲？

行者尋著唐僧，和那龍馬，和那行李。那老怪尋思無路，看著哪吒太子，只是磕頭求命。太子道：「這是玉旨來拿你，不當小可。我父子只為受了一炷香，險些兒和尚拖木頭——做出了寺。」啐聲天兵，取下縛妖索，把那些妖精都緹了。老怪也少不得吃場苦楚。返雲光，一齊出洞。行者口裡嘻嘻嘎嘎。天王掣開洞口，迎著行者道：「今番卻見你師父也。」行者道：「多謝了，多謝了。」就引三藏拜謝天王，次及太子。沙僧、八戒只是要碎副那老精，天王道：「他是奉玉旨拿的，輕易不得，我們還要去回旨哩。」

一邊天王同三太子領著天兵神將，押住妖精，去奏天曹，聽候發落；一邊行者擁著唐僧，沙僧收拾行李，八戒攏馬，請唐僧騎馬，齊上大路。這正是：

割斷絲蘿乾金海，打開玉鎖出樊籠。

畢竟不知前去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